

教育百花园



开栏话：

人生有四季，就成长而言，春天是塑型、塑性的关键时节。成长两件事，一个是读万卷书，一个是行万里路，它是书本与实践互为因果的形象表达。成长需要点滴积累，积累需要润物无声。营造成长的沃土，“学高为师、身正为范”固然重要，但《小猪佩奇》的生活日常，把道理生活化，养成行为化，知与行的高度统一，使认知不再抽象，探索更具形象。如此，生活中得来的道理，就会凝结在精神里，流淌在血脉中。本报开设《教育百花园》专栏，把先前开办的《未来之星》与现在开办的《拾花酿春》作为子栏目一同纳入《教育百花园》中来，同时还将把学校的管理者、家长等吸引进来，大家共同拾花酿春，形成一个栏目组合，目的就是以文学的力量构建学生、学校、家庭、社会立体化的学习共同体，让学习的故事真实发生。

法国作家安托万·德·圣·埃克苏佩里的短篇小说《小王子》有这样一句话耐人寻味，“如果你想造一艘船，不要鼓励人们去伐木，也不需要去发号施令，你要做的，是唤起他们对大海的渴望。”

三月里，我们拾花酿春，在美文佳作中憧憬孩子们的星辰大海，去邀约烹雪煮茶的盛会。

《生活十讲》读后感

■经棚一中 丁建华

《生活十讲》这本书在我的书架上待了好久了，我只是偶尔会翻几页，因为没有成块儿的时间来读完它。上班的时候，我的手边是永远写不完的教案，批改不完的试卷和作文，看不完的优秀课例和大大小小的无谓的琐事；下班回家，我有永远做不完的家务，永远追着我问问题的孩子，可今天，我把它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

今天周末，我们带二丫来到大河边，我刚铺好垫子，二丫已经开始吃西瓜了，边吃边说“好吃”，普通的西瓜在这里也成了美味，许是自然恩赐的食物在天地间品味口感更好？

二丫和爸爸下河游泳，我躺在垫子上，看云，看书，刚看了一页，要翻页，一只蝴蝶落在书上，我便静静等着“蝶衣晒粉”。等得迷迷糊糊的，我闭上眼睛，耳边是鸟鸣飞过的各种小昆虫，还有远山上咕嘟嘟的鸟叫，二丫的笑声也从水里传来。

就这样一直到天黑回家，我看完了一整本书；看孩子的衣服干了又湿了，湿了又干；看她拿着大网追蝴蝶、蜻蜓，追不上就把网套在我头上，说“这里有一只”，觉得这一天漫长而又美好。

我想，我今天践行的，就是蒋勋先生所说的“够了”的快乐哲学。先生说“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，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，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，会觉得羡慕、敬佩，进而欢喜赞叹，但他回头来还是很安心地做自己。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，无欲无贪，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。”

这一天，我安安静静做自己，圆满自足。

蒋勋先生在《新食代》中说“假如朋友约我假日去快餐店吃饭，我一定转头就走。好不容易周末二日，可以在家里煮一些食物，即使是包个水饺都好，为什么要吃快餐呢？如果今天时间很匆忙，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吃饭，那么买快餐没有关系，但既然是节假日，为什么还要赶时间吃快餐？那么你把时间剩下来要做什么？”

我很受触动，我把时间剩下来干什么呢？

我常常陷入家务的漩涡，我如同一个强迫症患者，试图一下子把家务做完，按我的想法，收拾到窗明几净，我便可以坐下来喝茶读读书，可实际的情况总是窗明几净后我已筋疲力尽没了读书喝茶的心情。

那么我赶出来的时间还有什么用？或者说我真正赶出来有效时间了吗？

想起大女儿小时候的一件事，我带她理发，理发师说要等一个小时以上才能排到，我嫌等得麻烦，便去了隔壁一家不常去的理发店。

里面没有一个顾客，我庆幸不用等，却完全没去想旁边的店铺排了一堆人而这家店门可罗雀的原因。

年轻的理发师给我的女儿剪头发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还没剪完，孩子睡着了。理发师也受不了了，换了一个。

我抱着孩子的头，另一个理发师接着剪，又过了40多分钟，终于理完了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可孩子的头发我看了哭的心思都有，幸亏孩子还小，不然都没法出门。

实际上，那天是星期天，我什么事也没有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急匆匆的。

这件事常常提醒我，学会等待。

先生在书中提到一

个有趣的问题，朋友都羡慕他诗词歌赋信手拈来，他说其实这一切积累都是因为小时候受的惩罚。小时候因为调皮，每每被罚了背诵诗词，才有了现在这么大的诗词储备量。

他说其实所有事物都是一体两面，我深有同感。

以我的亲身经历为例，我不喜欢孩子们死记硬背东西，所以我力求让他们理解了之后再记忆，我不喜欢用鞭子追赶学生，试图调动他们主动学习的兴趣，虽然他们由被动学习转向了主动学习，让我欣喜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因为没有强迫，他们记忆的东西不够牢靠，完全靠学生主动积累知识，对于课业负担沉重的他们来说，是很难的事。

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体两面，挑剔的另一面是严谨，宽容的另一面是没原则，好说话的另一面是懦弱……

拾花酿春



未来之星

姥姥别走

■经棚一中 高二13班 田宇 指导教师 丁建华

周四是阴天，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，她没有像往常一样说如何想念我，而是哽咽着说我姥姥住院了，脑出血，说着说着她就泣不成声，没有了下文。我缓了一下，挂断电话，脑子有点乱。

当我理清思绪的时候，我才发现眼泪早已溃不成军，身旁的珊珊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一，一张张地给我递面巾纸。

我脑海里浮现出姥姥的身影，她站在院门口张望，微笑着唤我的乳名。她说她做了一堆好吃的，就等我回来了。

姥姥是个特别能干的老太太，喜欢收拾，院子里种了许多水果：有西瓜、草莓、香瓜……

每到入夏，她就开始挤牛奶，一桶一桶的放在屋子里，等着牛奶结块儿，等着小馋猫回家。每次我回去妈妈都会提前一天告诉她，第二天她就会起个大早开始生火，等火旺起来就把牛奶倒进去，当液体与固体开始分离，她把青绿的酸奶盛出来，开始搅拌锅里冒着热气的奶豆腐。她说搅和的时候不能松劲，要顺着同一个方向搅，这样做的奶豆腐才劲道，好吃。我喜欢吃刚出锅的奶豆腐，撒上点白糖，我能吃满满一碗。就因为这样，姥姥每次都在我要回去的时候做，我一下车就能吃到热乎的。

姥姥的针线活也特别好，我冬天回去，她会嫌弃我的手套不保暖，拿出柜子里的布料，比着我的手做一副，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做出来，大小刚刚好，玩雪的时候也不怕冻伤。看见我在雪地里撒欢的样子，姥姥总会补一句“姥姥牌保暖手套，有市无价，你在城里可买不到”。

第三节下课，我请假中午去看姥姥。签假条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傻的，年月日都写错了，班主任又帮我改了回来。

走进充满消毒水气味的病房，姥姥安静地躺在床上，她睡着了，可能是累着了，做奶豆腐的时候、尚或做手套的时候。我站在床边看她，姥姥手上有很多老茧，头发已经花白，这是劳动和岁月的痕迹，她的身上是好闻的牛奶的味道。我走出病房，看到我姐，扑到她怀里哭了，可我没敢出声，我怕打扰到姥姥。

该回学校了，我看着姥姥，不由想起了姥爷，他是因为主干血管出血去世的，我害怕姥爷来跟我抢姥姥，我那么自私的人，怎么会舍得把她跟别人分享。

拜托，姥爷，千万别把姥姥带走，还没到夏天呢，还没到做手套的时候呢。

教师点评：几乎每个小孩子都会天真地以为，那些深爱我们的家人会一直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，可事实是总有一天，姥姥会没有力气做奶豆腐的，爷爷的自行车再也驮不动我们了……田宇同学这篇感情真挚的文章给我们最大的提醒是，珍视亲情，珍惜拥有。

拉洋片与耍猴

■马守喜

在五十年代初期，克什克腾旗经棚有一个灯棚底，这里是当时小镇最繁华的集市，而在这里的拉洋片，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。

拉洋片，现在的许多中青年人都比较陌生，其实现在想起来，那是流传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间艺术，那时家乡很少看到电影，而看拉洋片便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，每当演出时，许多小朋友排着队等着观看，看一次收二分钱。

那时人们也习惯叫它西洋镜（西洋景），它是用一木制类的橱框制作的大画箱子，分上下两层，下层的正前面箱子上刻有几个大圆孔。孔中嵌着放大镜。箱内装有许多风景名胜、民间传说故事等题材的图画，特别是大上海的风景和北京的风景，让生活在山沟沟里的小朋友大开眼界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是那么美好，因为箱内用灯照亮，通过放大镜观看箱内的故事画面，格外清晰，仿佛进入了一个魔幻世界，犹如身临其境，一条长板凳上坐着四五个小朋友，可对着圆孔同时往里看。

那时的拉洋片内容很丰富，除了各地风景外，还有许多历史故事，如《孙悟空大闹天宫》《七仙女下凡》《武松打虎》《白蛇传》等，好看极了，装片子的人技法非常熟练，一人在一边推动底层的一张画片，接着就从上层掉下新的一张，拉洋片的人都是说唱高手，不仅动作熟练，而且会敲锣打鼓并奏，一边操作，一边演唱，先介绍画面内容，语言通俗易懂，又能编出许多和内容相符的唱词，形成独特的演唱风格，让你边看内容又能享受美妙的曲调。

那时交通不便，从林西到经棚坐马车要走两天的路程，真不知道这几位拉洋片的江湖艺人是怎么搭班子，拉着道具历经风雨怎么走到这塞外小城经棚的？据说这些艺人大多是河南人，他们还配合另一伙“耍猴”的艺人一起来到这里，每逢年节或集日，灯棚底是热闹非凡，耍猴的，拉洋片的，各种卖小吃及修理家具的人都各显神通，真像经棚街上的一幅“清明上河图”，人山人海，让人感到灯棚底真是魅力无穷。

到了五十年代中期，拉洋片的内容更丰富多彩了，不仅有《水泊梁山》《岳飞传》等，还制作了《百万雄师过大江》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《跨过鸭绿江》等，画面更精致，内容更丰富，说话口齿清晰，唱词也简单易懂，声情并茂，如今回忆起来，仍令人难忘。

和拉洋片的民间艺人一样，当时“耍猴”的艺人每年都到经棚小镇住上一个月，每天锣声一响，“耍猴人”便领着几只乖巧灵活的小猴圆场，开始表演了，先是翻跟头，过刀山，接着是钻火圈，爬天杆，一个动作接着一个，表演完毕，小猴端着一个小竹盘子开始向观众收钱，甚是可爱，人们将几分钱扔进小盘中，小猴交给主人。

那时民间艺人真不容易，从河南领着几只小猴到处表演，每天也挣不多少钱，住在简陋的大车店里，吃的也非常简单，再看那几只小猴，表演稍有疏漏，还要挨主人鞭子抽，那年月，艺人们虽然给人带来许多欢乐，但背后付出的辛酸有谁能可知。一般说来，往昔的记忆模模糊糊，朦朦胧胧，而想起小时候看拉洋片和“耍猴”之事的情景却清晰如昨。

灯棚往事

上京杂咏

■袁枚

云护中街日，风开北户天。
千沟凝白雪，万灶起青烟。
午潯曾持扇，朝寒却衣绵。
松林空有界，翦伐不知年。

赏析：红酒

袁枚(1266—1327)庆元路鄞县人，字伯长，号清容居士。著有《易说》《春秋说》《延祐四明志》《清容居士集》等

这首诗是袁枚《上京杂咏》中的一首。描写的是北国风光。这首律诗很特别，形似杜甫的《登高》，而《登高》是四联对，这首诗是三联对。首联颌联颈联用对偶句，且每个对句都工整，用词精到，不逊色于《登高》。袁枚一生写过很多北国风情的诗。像这首结构规整的，并不多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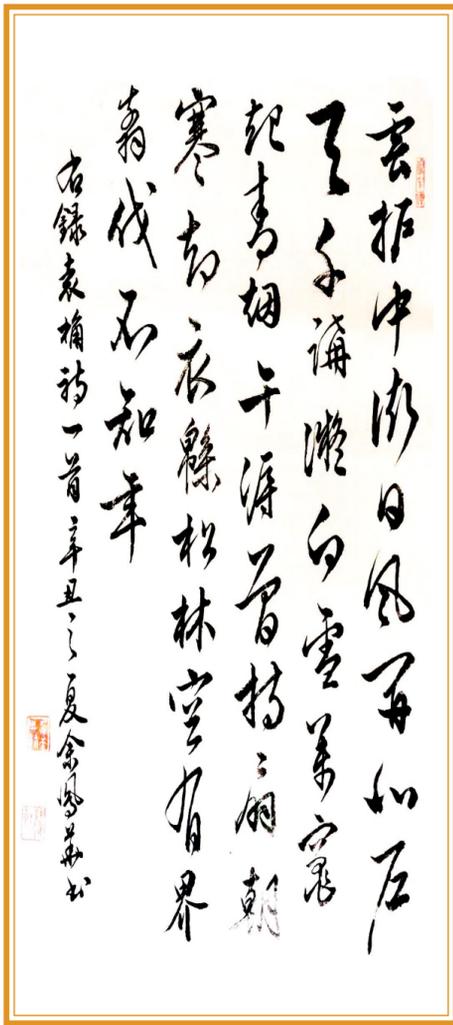
“云护中街日，风开北户天。千沟凝白雪，万灶起青烟。”描写了一个空旷辽远的北国风光。太阳从云层照射下来，风又吹着云翻滚，风起云涌的景象展现眼前。白雾茫茫的世界中无数炊烟升起。从远而高的景物描写到近而底的景物。一句仰视，一句俯视，疏宕之气跃然纸上。

“午潯曾持扇，朝寒却衣绵。”颈联描写的是这个地方的气候。气候怎样呢？这是一个早穿棉袄午穿纱的地方啊，中午的时候还用扇子，可是，早晨就要穿厚厚的衣服了。这两句用了倒装的手法，突出昼夜温差大，反差更强烈。

“松林空有界，翦伐不知年。”描写的是这个地方的植被。松林根本就没有边界，而要采伐，那更是不知道要到哪一年呢。整首诗看似写云雾、松海，而实际是有诗人的胸怀融入里面。诗境的阔达悠远又何尝不是诗人的境界和格局呢？



水墨画 上京杂咏 庞昭辉



书法 余凤华



行走在克什克腾山水里的诗与歌

节能减排 大有可为
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